

紅杏出牆記

下



魏紹昌 主編

民國通俗小說研究資料



劉云若 著







红杏出墙记

下 册

刘云若 著



华岳文艺出版社



第十七回 狭路冤家相逢欲说无情语 花阴暗室一样幽欢有笑声

话说龙珍受着如眉的怂恿，因时间已过了约定的十分钟，便决心来个不辞而别。哪知走到院中，恰和她三人相遇，淑敏忙上前拦住叫道：“珍姐，你怎又走呢？”龙珍道：“过了时限了。”淑敏道：“过了也不许走，还到房里坐，我有句话说。”这时如眉已瞧见淑敏身后立着式欧式莲，只怕她们留住自己，再加以语问侮辱，急得拉住龙珍衣襟，暗暗叫道：“咱们快走，快走，别留着。”龙珍处在两难，方一犹豫，已被淑敏推拥着退入房内。如眉原和龙珍互相拉扯，当然也被龙珍牵入。进到人家房中，如眉心中乱跳，暗自埋怨龙珍不肯早走，恐怕自己难逃耻辱。看这情形未必不是淑敏稳住了自己，式欧和式莲去商量主意，又来发作。本来自己以前把事做得过分狠毒，把式欧害得太甚，他自然不肯善罢干休，不知要用什么凶恶手段。自己既已没法躲避，也只好听着吧。正当这时，忽听淑敏说道：“龙珍姐，现在式欧很后悔了，因为方才一时没有思索，对如眉小姐过于冷淡，自知怠慢了客人，很觉惭愧，现在他要对如眉小姐告罪，并且希望恢复以前的友谊，请珍姐劝劝如眉小姐，不要再芥蒂了。”如眉听了这话，不由愕然。龙珍却深知他们兄

妹的性情，明白这必是淑敏为顾全各方情面，已劝好式欧，来对如眉转圜。便笑答道：“这才是呢，原本过去的事，大家都可以忘了，何必再行提起。我敢担保如眉姐不会芥蒂。完了，一切过去了，现在我给你们重新介绍，希望以后本着旧友谊，发生新感情。”说着一拉如眉道：“姐姐，你们见见面儿。式欧是熟人，不必介绍了。”就指着式莲道：“这位余女士，是式欧的未婚妻。”又叫道：“莲妹见见你如眉姐。”如眉此际更已羞得抬不起头来，式莲已拉着式欧同去到她的面前。式欧很恳挚的道：“柳女士，我们的旧事。从今天起都忘了吧！我现在竭诚欢迎你到舍下来，请你仍把我当作朋友，安心在舍下住。”说着鞠了一躬。式莲握着如眉的手道：“姐姐，你万勿再有旁的想头。我们女子，应该互相帮助，互相原谅。”说着忽举手高呼道：“从现在我们都不许再回忆过去的事，现在我们要庆祝又得了一个姐妹，一个很好的朋友。”龙珍和淑敏随着鼓掌道：“赞成，赞成，我们又得到一个要好的姐妹。大家永远互相帮助，互相原谅。”如眉听着，面上那种惭愧，真恨不得立刻把头颅掀下来丢到众人瞧不见的地方，又恨不得把全身都变成一股浓烟，随风散去。想到自己当日把人家害到那样，今日相逢，本已预备受辱，却想不到他们全家如此不念旧恶，反相慰藉，而且言语又说得这样体贴，好似恐怕自己还有一丝难堪，他们越这样体谅，自己越觉无地自容，如眉惭愧至极，又把双手掩了脸儿伏在沙发背上。大家见她这样，虽都明白她是天良发现，但全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只有龙珍稍知如眉之意，这是因惭愧感激而发了僵，若式欧等立在面前，如眉将永远不敢仰首，就替她解围，暗向式欧等使个眼色，

才高声道：“如眉姐有个头疼的病根儿，不时要犯，这想是又头疼了，你们出去，教她静一静儿，稍迟便好。”淑敏道：“那么咱们先把她扶到床上去，好不好？”龙珍道：“不必，你们且出去吧，有我自己就够伏侍她了。”淑敏便拉着式欧式莲，一同悄然退出。

龙珍随着把门关了，才回到如眉身边。抚着她肩头叫道：“眉姐，你这样不是太小气了，过去的事何必……”说着，觉着如眉肩头连连颤动，忙把她的头儿扶起，见她已泪痕满面。龙珍道：“你真是想不开，过去便算过去，大家一笑就算完了，你这么沾滞，教人家瞧着多不洒脱。”如眉抽噎着道：“珍妹，你不必劝我，我晓得这是报应到了。当初我的底细你也知道些儿，本来我们做过妓女，天下妓女有几个没坑害过人，不过平常我所害的，都是一班想玩弄我的人，或者与我有仇怨的人，而且我也只害人的钱财，并未害过人的性命。惟有对于式欧，他本是个心地清白的青年人，起初曾掬着热诚去爱我，我只是玩耍着他，也还罢了。最不该因为和别人怄气，去勾着官人，想害式欧的性命。当时我的主意如果成功，式欧就和乱党一同被捉，准死无疑，幸而上天有眼，他竟逃脱了。我那时还觉得太不快意，及至我被一个坏人毁坏了容貌，变成没人理的废物，才明白了这是报应，以前所做的坏事太多了，老天才使这个坏人来惩治我。可是回想过去的事，数着陷害式欧那件最是狠毒，最觉刺心，到以后入了郭庄尼庵，自想后半世将要永在清苦中度下去，可以抵补旧罪，旁的报应或者不致再受着了，哪知上天还是不容我。郭庄遭了兵匪，不能再住，就随珍妹你回到北京，你只说来寻你的朋友房小姐，求她帮助，我做梦也不能想到房小姐便是式欧的妹

妹啊。现在我很明白，人造了罪，是不能躲过报应的，不然我怎会被鬼使神差似的来和式欧见面……”龙珍道：“眉姐，你也太迷信了，说得上什么报应不报应。人既生在一个世界上，当然可以随时相遇，何况又都住在很接近的地方。你所说的话都是自己乱想，式欧是极洒脱的人，从他那里，已情愿忘却旧事，恢复友谊，你又何必仍自介意呢？”如眉含泪冷笑道：“你以为式欧宽洪大量的宽恕了我，我就也只当没有那回事么？珍妹，你想错了。假如方才式欧打我一顿，骂我一阵，那时我还可以另有一种安心之处。如今他可是宽洪大量了，他受过我的苦，几乎丧命，幸而逃避，现在狭路相逢，他不特宽恕我，而且安慰我，这在他算把好事作尽了，可是我这害过人的，心里怎样过呢？我自然很感激式欧，不过我自己明白，做过坏事，受害的不肯报仇……我明白，只要自己良心下得去，就受人家的饶恕吧；良心下不去呢，再央告人家报仇，人家还犯不上呢……这就在乎我自己了……”如眉这后半截的话，好像自言自语，并非对龙珍而发，龙珍又道：“天下事没有不能解释的，既然解释开了，就算一天云雾散。要都像你这样固执，世上事只有结没有解了。”如眉仍自悲叹道：“我只怨珍妹你，方才早教我走开，便是出门死了，也躲过这番难堪。现在人家对我说了这些好话，我若再怎样，就显得不通情理，可是我若含糊下去，还能算个人么？”龙珍想了想：“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式欧若对你报复，你倒安心。他这样原谅，你反难过。这是因为你当初曾以狠毒待他，他如今把恩惠待你，你觉得内心下不去，是不是？”如眉点头道：“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过我心里的难过，并不是下不去三个字能说尽的。”龙珍道：“咱们这样讲吧，譬如以先

你对式欧无恩无怨，今日遇见，他如此待你，你当然不觉难过。只为你以先曾有对不住他的行为，今日他很客气的待你，你就觉得他有了好处，更想起自己的坏处，心里就受不了了。所以式欧的好处，是由你的坏处生出来的，你却因他这好处生了无聊的惭愧，好似没脸再见他的面，应该立刻躲走，或是立刻死去，方得心安。其实你想想，躲了他就能心安了么？死了，你的魂灵就不惭愧了么？世上凡是做过错误事的人，若是躲避，那更永远受良心的责备，若是以死卸责，那更万古千秋的错下去，糊涂人才这样做呢！”如眉悚然道：“照你说，我该怎样？”龙珍道：“房屋漏了，补上就不漏。衣服破了，补上就不破。人做错了事，固然有时要成为坏人，可是坏人若把错误悔改已经好了大半，再能作好事把旧过抵补，依然还是好人。再说个比例，譬如我把你打伤了，忽然悔悟这是过恶，就请你把我也照样打伤，你不肯我就自己打，即便把自己打死了，也无补于伤害你的罪恶。那么我应该做的事，便是替你尽心医治好了，然后再寻机会给你帮忙，以后我才可以心地安稳，因为把自己的过恶已补上了。现在有两种议论，一个是柳如眉陷害房式欧，以后又和式欧相遇，如眉竟惭愧而逃，或是羞愤自杀。一个如眉害过房式欧，后来她幡然醒悟，改行为善，反牺牲自己，给式欧本身或他的家人许多帮助，这两种你以为哪一个好呢？”如眉凝思半晌，忽然握住龙珍的手叫道：“珍妹，多谢你指教，我明白了。现在式欧本没给我难堪，这难堪是我自己自取。从今以后我要忘却以前所作的坏事，也不作羞愧了。只当今天才受到式欧极大的恩惠，往后尽力报答补上我的错。”龙珍拍手笑道：“姐姐，你这才想通了。”如眉凄然道：

“珍珠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本来我是个极糊涂的人，有些鬼聪明，也只能作坏事。就是初到郭庄尼庵的时候，心里还在浮躁迷蒙着，幸而你成天给我说劝，才明白了许多道理，已经受益不浅，今日的事若没有你，我又走错步了。”说着又喃喃自语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这不该再活下去的人，将来应该怎样活着，为什么活着，活着又该干些什么。”说完惨然一笑，便把头儿倚入龙珍怀里。龙珍道：“你也不必这么思想，以后只坦然和咱们处下去就是，更不必提那活着报恩的话，反正心里求其安稳。譬如咱们明天就离开这里到天津去，不久还随淑敏和边先生同赴南边，照你所说的话，好象非得留在此处，等机会报答式欧，这就错了。我认为你只要把此事刻刻在念，将来能给淑敏助些力，也算报答了式欧。便是淑敏不需要你的帮助，你把好心去对待旁人，也是一样。这种道理，当初我听白苹……”说着似有所触，迟了一下，才接下去道：“假设有个某甲，因为一时的错误用计夺取了某乙的产业，隔了几年，某甲忽然悔悟，想要把这产业还给某乙，另外再加上很大利息，以惩戒自己的过失，安慰自己的良心。若果然能够实行，某甲自然如释重负。但这时候某乙已经死了，使他失却补过的机会，某甲因此便要为此抱憾终身，再没有补救的方法了么？在道理上却是不然。某乙的死无关于某甲的补过，因为他若把产业还给某乙的子弟戚族，照样可以洗刷罪恶。倘然某乙连子弟戚族都没有，那他还可以把这产业捐给慈善事业。救济苦人，这也和直接还给某乙并没两样。因为他帮助苦人的动机，是起于某乙身上，所以他在良心上也对得住某乙了。按这道理来说，你日后并无须直接报答式欧，只能专心去做好事，帮助旁人的困

难，原谅旁人的过失，就是间接报答了式欧。你是受了式欧的刺激才这样去做，那么你所做的事，便无异于式欧作的。白萍说过，人受人的恩惠，不要仅只认定了个人，应该认为是社会所赐的恩惠。若有余力，想要图报，也不必报答原来施恩的人，能尽力再帮助旁人就行，这是人类循环互助的道理。姐姐你要想清了。”如眉点点头道：“好，我懂得了。我的想头可没你那么高，只知道象我这样面貌丑陋，品格低下的人，这一世也不易被人看重，只有把自己当作男子，尽力作些好事，结果还许得些怜恤。再说我自从有生以来，从没作过好事，从今以后，也该补一补当初害人的缺陷了。珍妹你是明白人，只求以后多指教我吧。”龙珍道：“咱们彼此一样，若把自己当作女子，恐怕到处受人轻视，只可勉作男子的事，来安慰自己。在以前我觉着当尼姑是一条道路，如今才知道错了。尼庵里清静无为，每天都由寂寞生出许多痛苦，不如改为勤力作事，一面帮助他人，一面安慰本身。咱们随淑敏他们到南边乡村去，就是把终身都用在帮人作事的上面。”如眉欣然道：“是了，我们既从此认自己作男子，那么以前作女子时候的事情，就都看成前世的梦一样吧，不去想了。”龙珍笑道：“这才是爽快话。你还是聪明人，一点就透。”如眉想了想道：“不过还有一样，你得把咱们方才所说的话，向式欧他们表白一下。要不然怕他们见我过于坦然，倒要看作没廉耻了。”龙珍道：“你又过虑了，但是我总该教他们明白，现在你且坐着，我去向他们谈一谈，趁早打开这个僵局。”说着便走出门去。

须臾淑敏式欧式莲祁玲，一同进来，大家都嘻嘻笑笑，各无拘忌，如眉也恢复了平常的态度。大家说着闲话，渐渐提

起淑敏要回南组织新村的事。式莲仍在反对，以为城市中可发展的事业甚多，何必非去到穷乡僻壤，作那小规模的事。倘然受不得苦，成不了功，再跑回城市来寻出路，可就淹迟岁月，不知要失去多少机会，我看你们还是仔细考虑的好。淑敏笑道：

“莲嫂，我的意思完全与你不同。人的事业，并不定在繁华境中飞黄腾达，乡村照样也能做一番事业，一个人能把一村治理好，和治理好一国是同样的成功。不过你的意思并不为错，我所以不听你的劝告，只是人各有志罢了。我之不肯居住城市，与你不愿去乡村，也是一样。现在要重托你的，就是我离开北京以后，式欧哥的一切，全都请你照顾了。但是我离动身还很有日子，明天虽要到天津去，等公司再行拍片时，仍要回来，起码得住一个多月，有话那时再说吧。你们现在可以去安歇，我还要替珍姐柳姐安排住室，这两天我跑得很乏，也要早歇会儿。”式欧道：“你明天定要走么？”淑敏道：“走是走的，可是不久便回来。咱们有话等清闲再说。”式欧应着便走出了。须臾式莲也随着出去，剩下祁玲向淑敏道：“珍小姐和柳小姐在哪里睡呢？我看不如请她两位到我房里住，我到这房里给你作伴儿。”淑敏道：“还是请她们在这房住，我去陪你。”祁玲道：“也好，现在我就给她们二位铺上床好么？”淑敏道：“祁姐你们也乏了，就睡吧。”说着和祁玲把床铺好，道了安置，方才与祁玲一同出去。

到了厢房里，淑敏进门，就倒在祁玲床上。叫道：“这一天可累死我了，这才得清静。”祁玲坐到她身边，笑道：

“淑妹，我审审你，你和那边仲膺怎这样快就弄到一处？只两天功夫啊。”淑敏笑道：“我们都是恋爱速成学校毕业。这有什么稀罕。你没见外面的男女，常有四个眼珠互相一看，

就成了夫妻。经过的时间，只有几秒钟，比我们这两天的事更是速成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我瞧你们的事总算木已成舟，不过我对于你的行为，还是反对。”淑敏道：“你脑筋太固执，我不是很透澈的对你说过，白萍芷华若不能复合，恐怕将来他俩都要得到很悲惨的结果。我以朋友的资格，不能不设法撮合他俩，但是把他俩救了，便要害煞仲膺，而且这件事的成功，不啻由仲膺的灵魂中将芷华抢出去，所失太大，我这主动者应该对他负赔偿责任。而赔偿的物价，便是我的身体和灵魂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你所说都不是我所反对的正题，我只为你打算，旁人牺牲只一层，你却牺牲着两层。”淑敏道：“怎么办呢？”祁玲道：“第一层，你把一个可以给你幸福的如意郎君白萍失了。倘若你仅失却白萍，那还希望再得一位多情伴侣，然而你现在竟为白萍而嫁了仲膺，他是完全爱着芷华的痴情人，恐怕不易把爱情给你。再说你勉强出嫁，也未必有爱情可以发生。因此你既把好机会错过，又自己堵塞了幸福之路，岂不是一误再误么？”淑敏摇头笑道：“你错了，这是太重视白萍，而轻看我们仲膺。我敢保仲膺已经十分爱我，我也正爱着他，我们永远是幸福的，你不要误会。”说着忽立起笑道：“祁姐，劳驾你把床铺好，等我回来睡觉。”说完便向外走，祁玲道：“你上哪里去？”淑敏走着道：“我到前院看看仲膺，他不见着我，恐怕不易入睡呢。”祁玲眼望着他的后影儿，不禁怔了半晌，暗想淑敏真太怪了，她所作的是何等伤心的事，抛却所爱的情人，去嫁无关系的陌生者。若在旁人，正不知怎样悲酸惨痛，想不到她如此兴高彩烈，好似非常可心如意，并且听她说话更象与仲膺两方都有了情爱，即使这是可能的，但在短短的两天